



南宁戏剧

南宁市戏剧工作室
南宁市戏剧工作者协会

目 录

- 第十三任厂长（多场次话剧）
.....纪宝庆（1）
- 漂来的女人（六幕话剧）
.....侯苏豫（63）
- 蛇 童（六场儿童剧）
.....林 红、魏升焜（119）
- 状元梦（七幕讽刺喜剧）
.....傅燕南（183）
- 封面设计 汤敬和
封面题字 韦立荣

第十三任厂长

多场次话剧

纪宝庆

人物表

- 肖 宁 男，28岁，金波厂第十三任厂长。
- 周常林 男，50岁，金波厂总工程师，后被提为副厂长。
- 何智明 男，38岁，金波厂供销科长。
- 夏 岚 女，27岁，玩具厂工人。肖宁的恋人。
- 梅 香 女，28岁，金波厂饭堂炊事员。
- 皮少虞 男，32岁，金波厂工人。
- 肖 母 女，56岁，肖宁之母。
- 万经理 男，58岁，北京游乐中心经理。
- 钱科长 男，44岁，北京游乐中心科长。
- 女掌柜 女，41岁，都乐酒吧经理。
- 孟 琴、丁一、杨二顺、夏菁、秋莲等，均为群众角色。

〔音乐声中灯亮。〕

〔梅香边唱边跳，唱得声嘶力竭，跳得抽筋拉胯；何智明导演般兴致勃勃，摇头晃脑地随节奏击掌；旁边的电子游艺机一闪一亮，发出叭叭嘎嘎的响声。〕

梅 香：（唱）
电子游艺机，
金波数第一，
国内首创最高级。
操作最方便，
图象极清晰，

用户至上讲信誉。

时代增光彩，

生活添乐趣，

金波开创新天地，

开创新天地！

〔歌毕，梅香累得气喘吁吁。何智明忙递茶打扇。

梅 香 你编这鬼唱词，又臭又长又拗口，累得我嗓子眼儿冒火，腮帮子抽筋。

何智明 辛苦辛苦，你为振兴金波厂立了头功！

梅 香 少给我吃空心汤圆儿。现在是超值享受时代，一切讲实惠。

何智明 放心吧，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这出头露面的事别人做梦还想不到呢！

梅 香 哟，我才不领这个空情呢。上次作电视广告，产品没吹响，倒把我给晾出去了。走到街上，认出我的人，都指手划脚地叫我“金波大美人”。看那馋劲，真叫人恶心。

何智明 没错呀，本来就是名符其实的大美人嘛！高鼻梁，长睫毛，腿长腰短，胸臀丰满，穿上我给你买的正宗苹果牌牛仔裤，嘿，这线条甬提有多美了；加上这小瀑布似的披肩秀发，简直象个串种的西西里女郎。如果把你送往别的星球，完全可以代表地球上的人类，去赢得更大的荣誉！

梅 香 说的比唱的好听。现在金波厂正挨着黄牌警告，名声比狗屎还臭。这时候，还把豆腐渣，吹成牡丹花，人家会骂我“金波女骗子”呢！

何智明 骗又不是咱发明的专利。电视上，报纸上那些五花八门的广告，有多少是实在的？宴会桌上的交易，还不是你骗我，我骗你？其实，骗也是一门学问，不是任何人都能长这种嘴皮子的。大上个月，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我还给北京游乐中心推销了五十台游艺机呢。要不，这两个月的工资靠什么发？喝西北风去吧！

梅香 我说你也是狗逮老鼠，多管闲事。厂子垮了关你屁事。瞧人家吴厂长，比兔子还精。一刀切那年，人家五十五岁就是不肯退二线，黄牌一下来，提前一年三个月办了离休手续，带着老婆孙女到桂林游春去了。你何苦给他擦屎屁股！

何智明 你不睁眼瞧瞧，全厂千把号人，一个个象挨了霜打似的，蔫耷耷的。人心已经散了，金波厂元气也快要尽了。时不我待，我们再不出来造点声势，改变一下悲观气氛，那金波厂就没有一点希望喽！

梅香 烂摊子留给新厂长去收拾，你抬轿的怎么比坐轿的姑爷还着急。

何智明 如果我就是坐轿的呢！

梅香 什么？你说什么？

何智明 如果我就是那位姑爷呢？

梅香 （摸摸何智明的额头）你喝多了吧？

何智明 你也太小瞧人了。你板着指头算算，能挑起这付担子的，除了鄙人，还有谁？再说，局里赵书记也有意让我出山。这话你暂时保密，咱厂的红眼病多。

梅香 啊，真没想到你这多年的媳妇就要熬成婆了。（一

个飞吻)我祝贺你!

何智明 叫我过干瘾呀?

梅 香 没良心。告诉你,你上台以后,得马上把我调出饭堂,炊事员这名声太难听了。

何智明 你可莫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哟!当初,我千方百计把你从油漆班调到饭堂,也只是挂个名,一不烧火,二不煮饭,任务只有一个,在招待上门主顾的厂宴上,面带微笑地点烟,嗲声嗲气地劝酒,催化生意成功;偶尔做下电视广告,疲劳费照给。除此之外,那么多时间归你自由支配,逛公园也可,进音乐厅也行。这还不是神仙过的日子?

梅 香 你的意思是还让我继续在饭堂待下去?

何智明 哈……废话一句,一句废话。

梅 香 (腾地站起)怎么,你不答应?

何智明 息怒息怒,我哪能不答应!别说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就是要星星,我也会上天给你摘上两颗。我心里早就给你安排好了。

梅 香 说说看,让我干什么?

何智明 金波厂专职产品宣传员。

梅 香 产品宣传员?这倒是个美差,可厂里没有这个编制呀!

何智明 改革嘛,没有也可以有,还不是我一句话!

梅 香 也算是我没白对你好。你可真是万岁万万岁。我心甘情愿地为你唱,为你跳,为你铺路,为你搭桥。开机!

何智明 得令!

〔何智明打开收录机，音乐声起。〕

〔梅香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起了变形的迪斯科。舞至高潮，她猛地转身，亮相，朝何智明莞尔一笑，歌声脱口而出。〕

梅 香 （唱）

电子游艺机，
金波数第一，
国内首创最高级。

.....

〔歌声渐弱。〕

〔灯光渐暗。〕

二

〔在梅香那隐约的歌声中灯渐亮。〕

〔办公室一角。〕

〔周常林气愤得在踱来踱去。突然，他在肖宁那张办公桌旁停下，用力地往桌上一拍。肖宁吓了一跳。〕

周常林 你可真是书呆子！

肖 宁 周科长，你……

周常林 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写这玩艺儿！

肖 宁 （看看表）才九点半。

周常林 唉，你可真是名符其实的书呆子。你都没听到什么吗？

肖 宁 听到了，你拍了一下桌子。

周常林 牛头不对马嘴。你再听听。

肖 宁 （侧耳细听）啊，听出来了，脚步声，有人上楼。

周常林 难道梅香那歌声你就听不见？

肖 宁 原来你问的是这个。可能是老何在准备电视广告。

周常林 金波厂挨了黄牌警告，一天到晚都有人来要求退货。还做什么广告？“质量数第一”，“开创新天地”，这是地地道道骗人的鬼话。他何智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为夺取第十三任厂长这把交椅，在变着法儿欺骗民意。卑鄙，卑鄙！在这里，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肖 宁 周科长，你想离开金波厂？

周常林 不是我想离开，这叫无可奈何！与其赖在这里吃闲饭，不如换个地方贡献点余热。

肖 宁 你是技术科长，又是总工程师，你比我更了解厂里的技术状况。现在，金波厂的技术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差的远。你可不能甩下大伙不管呀！

周常林 咱算哪路神仙？说话不如放屁。你是知道的，当初，我就反对转产搞电子游艺机。别看它是一种娱乐玩具，可我们厂的技术力量和机器设备，压根儿就不能胜任嘛！就是国外，生产这种产品的厂家也是屈指可数的嘛！可吴厂长听信人家何智明的，说什么人造卫星都早已上天了，还造不出件玩具？还说什么国内独家生产，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啦！什么超级娱乐时代，市城大利润高啦！在局里赵书记的支持下，硬是要上。上就上吧，咱胳膊扭不过大腿。就这还差点给戴上保守僵化的帽子。当然了，作为技术科长，作为总工程师，在其位，总

得谋其政。我马上向吴厂长建议先办短期技术训练班，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这你也是知道的——可吴厂长又是听人家何智明的，说远水不解近渴，吃屎都要争取时间抢那头口。说买台进口货，拆开看看，照着葫芦画瓢。怎么样？咱脸上无光呀，见了熟人恨不得头往裤裆里缩，无地自容啊！吴厂长见大势已去，脚底摸油，溜了；何智明兴灾乐祸，现在把自己装扮成救世主。我决不当他们的替罪羊。不当，坚决不当！

肖宁 悲观是没有出路的，逃避是缺乏骨气的。这都是你常对我讲的话。

周常林 这话没错，可得看客观条件。现在到处都在传说何智明要升任厂长，后台是赵书记，这能叫人不悲观吗？咱有劲没处使，憋得要化脓。何苦呢，哪里不是干四化，换个庙总会好些。

肖宁 你打算到哪儿？

周常林 中国这么大，还愁没地方去？深圳、珠海、海南岛，要人的地方多啦，只要咱不是饭桶。

肖宁 难道你就忍心撇开一千多职工于不顾吗？

周常林 问题就在这里。要不，我早就蹿啦！（点着烟，踱了几步）肖宁，你来竞选厂长怎么样？

肖宁 我？

周常林 别急，我并不急于听你的回答。你可以好好想一想。经验证明，生活给人的机会是永远不会均等的，与其让明知干不好的人上去胡闹，不如让有抱负有能力的人上去施展才华。通过两年多的观察，

我相信你是能够胜任的。

肖 宁 周科长，我认为你参加竞选更为合适，你的经验

.....

周棠林 不。要是我能把年纪退回去二十年，那怕十年也好，我会当仁不让的。可是现在不行呀，凭我这年纪，凭我这身体，哪里是何智明的对手！单靠一张大学文凭是绝对无法取胜的。只有你，才能使何智明那点所谓年富力强的资本相形失色。

肖 宁 可局里没打算用投标竞选的办法呀！

周棠林 我就不信他赵书福能一手遮天。现在中央正在搞体制改革，党政分家势在必行。欧阳局长是主管企业生产的，我马上找他去；不行，我找市里领导；再不行，我只有离开了。这是件大事，你好好想一想，也可以同夏岚商量商量。不过，我离开不离开，就在此举了。

〔收光灯暗。〕

三

〔歌声中灯亮。〕

〔厂区假山旁。〕

〔梅香正唱得起劲，皮少虞上。〕

皮少虞 别唱了，吹牛也不看看时候。

〔梅香停止歌唱〕

何智明 黑皮，你搞什么乱！

梅 香 现在是曲线救厂，误了大事，你负得起责任？

皮少虞 你别拿大奶子吓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关大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管个鸟用！金波厂既不是得

福的风水宝地，也不是发财的金银滩，迟早要倒闭，咱不如老和尚卷铺盖，趁早离开这个破庙！

何智明 就凭你这块料，到哪里也干不出出息名堂。

皮少虞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实话告诉你，我和阿香辞职卖烧鸭去，（掏出一沓钞票）本钱已经筹到到手了！

何智明 梅香，你……

梅香 我是和他开玩笑的，谁知他当真。

皮少虞 阿香，你怎么说话当放屁？在这个破厂有啥干头？当个合同工，钱不多，受气不少；再说，当个火头军，不屈了你一副好容貌？

梅香 放心吧，只要在老何的手下，屈不了。

皮少虞 啊，原来是何科长给你灌了迷魂汤呀！

梅香 不是迷魂汤，是定心丸。只要你紧跟何科长，保准吃不了亏。

皮少虞 难讲，他又不是上帝。

梅香 和上帝也差不多。来，我给你交个底。

何智明 好你个梅香，嘴比裤腰带还松！

梅香 黑皮是自己人，叫他也高兴高兴嘛！一个篱笆三个桩，说不定今后他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

皮少虞 何科长，你揣着聪明装糊涂。我同阿香是什么关系，你不会不清楚吧！

何智明 嗽？什么关系，说说看。

梅香 老何，别听他胡说。（对皮少虞）呸，自作多情，瞧你那黑劲儿！

皮少虞 嘿嘿，黑里俏嘛！阿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快

讲给我听听。

梅香 告诉你吧，老何要当第十三任厂长了！

皮少虞 啊！真的。

何智明 怎么，你有疑问？老弟，人事上的事情谁也不敢瞎说。信不信由你。

皮少虞 我信，我信！我早看出您就是当厂长的料。瞧您这走路的样子，八字脚一迈，悠悠哉哉。用看相的说法，这叫“鹅行鸭步”，好福相，不是当大官，便是有大钱。何科长——不，何厂长，今后请多多关照！

何智明 好一张卖老鼠药的嘴。

梅香 人尽其才嘛，当厂长没几个花舌子给摇旗呐喊也不行。

皮少虞 是呀，是呀，您鞍前马后总得有个小帮手嘛！

何智明 可别坏了我的事！

皮少虞 哪能呢！

何智明 黑皮，咱也不能空口说白话，我得先考验考验你。

皮少虞 说吧，就是上刀山、下火海，皮某决不推辞。

何智明 听说局里韩秘书是你的老乡。

皮少虞 那还有假？还有点三扁担打不着的亲戚关系呢！

何智明 好。通过韩秘书，你给我打听打听，欧阳局长对我的态度到底怎么样，这个少壮派阴得很。

皮少虞 这有何难！

〔幕内喊：何科长，北京游乐中心有人来退货！〕

梅香 北京游乐中心有人来退货，你快去接待一下。

何智明 接待？躲还躲不及呢！黑皮，你去回个话，就说我

不在。

皮少虞 如果他找到这儿呢？干脆，你从后门溜出去躲他半天。

何智明 说得对，来个两不见面。（下）

皮少虞 姓何的可真是官迷呀！

梅香 官迷有什么不好？象你，胸无大志，一副穷酸相。

皮及虞 呀——你怎么和姓何的穿一条裤子！

梅香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难道非得同你一个鼻孔出气不成，啊？哈哈……

〔万经理上。〕

万经理 欸，何科长呢？

梅香 何科长？几天都没见了，可能是出差了。

皮少虞 嗯，听说去广州了。

万经理 好吧，你们串通一气来骗我。躲了今天，他躲不过明天。哼！（怒下）

梅香 哈……

皮少虞

〔灯暗。〕

四

〔灯亮。〕

〔办公室一角。〕

〔凤琦在解着一包东西。肖宁在沉思。他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凤琦 刚才，我到省少儿活动中心去了一趟。前几天，有个日本儿童访问团，赠送给他们两台最新出产的电子游艺机。我搞了点资料回来，说不定对提高我

们厂的产品有帮助。

〔凤琦抬头看了看肖宁。她对她的话无丝毫反应。〕

凤 琦 肖宁，我是在和你说话。

肖 宁 唔。

凤 琦 我知道，你对我的话不感兴趣。这两年多，你没主动和我打过一句招呼，思想上处处躲着我。这我不怪你，也不应该怪你。我心里有愧，是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肖 宁 不，是我对不起你。

凤 琦 谁对不起谁我心里明白。这么多年，我偷偷地哭了多少回，想起了那件事我就恨自己，恨我的命运不好，那个明明是属于自己的珍贵的东西，由于偶然的过错，突然失掉了。后来，我想找你解释，可又没有勇气……

〔肖宁对凤琦的哭诉，显得烦躁不安。他的幻觉出现——幕后传出一声凄人的女人尖叫：“啊！有流氓！”〕

肖 宁 （极度痛苦地）那是我的过错，我将终生痛恨自己。我求求你，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提了。

〔灯暗。〕

〔在一阵“抓住他！”的喊叫声中，纱幕后灯亮。于是，出现了六年前那难堪的场面。〕

〔肖宁被几个人围住。〕

中年女人：真不要脸，偷看女人洗澡！

青年男人：揍死这个臭流氓！

中年男人：慢，先审问清楚。你是哪个单位的？

肖 宁 我是这里的临时工。

中年男人 叫什么名字？

肖 宁 肖宁。

中年男人 名字取得挺漂亮，可事情干得却不地道。为什么偷看女同志洗澡？

肖 宁 我……我……

青年男人 你个屁，快说！

肖 宁 出版社招收美术编辑，我想报考……

中年男人 你休要东钩西连。考美术编辑就要看女人洗澡？什么逻辑？

青年男人 他明明是要流氓嘛！

肖 宁 不，不，我不是流氓。报考需要交男女人体素描各一张，所以……

中年女人 别听他胡编。这号人，不让他皮肉受点苦，是不会掏出实话的。

〔夏岚扶着羞面见人的凤琦上。〕

中年女人 姑娘，这就是那个流氓，你说吧，怎么处理？

夏 岚 啊，肖宁！

凤 琦 是肖宁呀，我……我请你们把他放了……

〔凤琦掩面跑下。〕

夏 岚 凤琦！

〔夏岚追凤琦下。〕

中年女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年男人 鬼才知道。

〔纱幕内灯暗，主光亮。〕

凤 琦 命运使我们不欢而散，却又神差鬼使般叫我们又